



茶话闲聊

罢了。把别人的看法轻轻放下，把自己的日子稳稳接住。好好的，比什么都强。

别人的看法

□梁秋红

前几天读到一段话，像被人轻轻戳了一下肋骨。

你发了一条朋友圈，隔一会儿就刷一次，看有没有人点赞。你买了一件喜欢的衣服，因为有人说显胖，就再也没穿过。你有一件很想做的事，因为别人问“这能当饭吃吗”，就默默放弃了。就这样，你把你的评价权，交给了别人。

读完坐在那儿愣了一会儿。这大概是大多成年人的通病吧，当然，我也不例外。

其实年少时我不是这样的。十七岁那年，我买过一顶大红色的帽子，又添了一件黄色的风衣。如今回想，那配色确实有些违和。可在当时，只觉得又美又飒，走路都带风。同学阿霞皱着眉说：“丑，赶快脱了。”我偏不。她急了：“咱俩这么好，我会骗你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当然相信你的是真话，可那只是你的看法。”后来，那顶红帽子，那件黄风衣，陪我过完了整个秋天。

长大以后，再也没有年少时的那种自信。棱角被生活一点点磨平，做事考虑得越来越多，穿衣打扮好像渐渐成了给别人看的。发一条动态要斟酌再三，买一件衣服先想别人会怎么评价，想做一件事先在心里排演一遍旁人的质疑。我们把自己活成了橱窗里的模特，姿势摆得端正，却忘了橱窗里的灯再亮，也照不进心里。

成年人总是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，也常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。其实没那么多人注意你。那个说你显胖的人，转头就忘了这件衣服；那个质疑“能当饭吃吗”的人，从未为你的三餐负责。大家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，都有自己的焦虑要揣着，谁有那么多闲心，时刻拿着打分表审视你呢？

想来想去，不过是自己把绳索递到别人手里，又怨他们捆得太紧。

如今再想起那顶红帽子，倒不是怀念那份搭配的勇气，而是怀念当时那种“我的舒服我做主”的理直气壮。那时候不懂什么叫评价权，却自然地把它握在自己手里。后来懂了，反而弄丢了。

罢了。把别人的看法轻轻放下，把自己的日子稳稳接住。好好的，比什么都强。

半日闲眠

清风抚心尘

□伟大江

周日的午后，暑气一层一层地漫上来。人坐在屋里，什么都不做，额角沁出细汗。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，说不上烦躁，就是透不过气。窗外的蝉鸣一阵接一阵，把时间拉得又长又黏。我站起身，走到书架前，随手抽出一本书。

是薄薄的一册唐诗选集，封面已经泛黄。纸张粗糙，边角卷曲，有一股陈年的纸浆味。读到王维的《山中》，“荆溪白石出，天寒红叶稀。”写的是深秋山中之景，白石裸露，红叶稀疏，清冷得很。明明窗外是六月酷暑，可这几行字像一缕山风，从书页间钻出来，凉凉地拂过脸庞。我愣了一下，又读了一遍。荆溪的水仿佛从眼前流过，白石在水底清晰可见，红叶落在水面，漂远了。心里的那团闷气，不知什么时候散了一些。

我索性把书拿到阳台上，搬一把竹椅坐下。阳光照在书页上，纸面泛着微微的光。我不再刻意寻找清涼的诗句，就那么一页一页地翻。遇到喜欢的，停下来看两眼；不喜欢的，跳过去。没有目的，像在文字里散步。散着散着，燥热就散了。

读到苏轼的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，“参横斗转欲三更，苦雨终风也解晴。”那是苏轼被贬海南，渡海北归时写的。苦雨凄风之后，终究见了晴。我忽然觉得，夏日的心烦意乱，何尝不是一场苦雨？你被它淋着，觉得没完没了。可是翻开书，那些字句就像一阵风，把云吹散，把晴空露出来。风不大，刚好吹干脸上的水渍。

有一年夏天，心情特别差，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。一个下午，我窝在沙发里读周作人的散文。他写野菜，写乌篷船，写茶和酒，都是些不打紧的小事。可是那些小事到了他笔下，就变得有意思起来。他写苋菜，“掐一把嫩头，用麻油、盐拌了吃，味道很是清俊。”清俊，这个词用得真好。我读着读着，竟然想去菜市场买一把苋菜。心里那个死结，不知怎么就松了。文字的力量，不是推你走，是陪你坐下来，告诉你，日子可以这样过。

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，夏天在床头放一本书。睡不着时，翻开读几页，读那些清淡的随笔或古诗词。字句在黑暗中流过，像一小股溪水，不急不缓地漫过心头的石头。石头被水泡着，慢慢地就不碎了。

古人说“书中自有千钟粟”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那是功利。我倒觉得，书中自有一阵风。这阵风不分季节，不分昼夜，只要你打开书，它就吹过来。它吹不走什么，只是让你的心，轻轻动一下。那一点动，就够了。

纸上清风抚心尘。文字不说话，可它什么都说了。它说，天热会凉，烦恼会过，你翻过这一页，下一页就是新的。

人间烟火

夏日餐桌

□唐筱毅

天热起来，胃口就差了。满桌子鱼肉看着都腻，唯独那两样凉拌的，总能让人眼前一亮。一样是小葱拌豆腐，一样是白糖拌西红柿。

先说豆腐。小时候买豆腐，不用钱，用黄豆换。母亲舀一碗黄豆，我端着搪瓷盆跟在后面。卖豆腐的老伯揭开湿布，雪白的豆腐颤巍巍地卧在木格子里，豆香扑面。他拿铜刀沿着格子划开，托起一块，轻轻放进盆里。我总忍不住伸手捏一角塞进嘴里。温温的，淡淡的甜，带着柴火灶的气息。

端回家，母亲把小葱切成葱花，豆腐往碗里一扣，拿筷子夹碎。淋几滴香油，撒一撮盐，讲究时再加半勺虾皮。绿的绿，白的白，拌匀了，就着能喝两碗粥。母亲边拌边说：“小葱拌豆腐——一清二白。”那时候不懂，只觉得顺口。后来才咂摸出滋味：人这一辈子，能活得一清二白，不容易。

爷爷过生日那天，一桌子硬菜。炖排骨、炸鸡柳、炒蒜薹，满屋子油烟滚滚。最后上桌的，还是那碗小葱拌豆腐。堂妹撇撇嘴：“这也算道菜？”爷爷夹了一筷子，慢悠悠地说：“你懂什么，这道菜最养人。”养的不是身子，是心性。

再说西红柿。奶奶家的院子里，年年种几棵西红柿。入夏后，果子从青转红，挂满枝头，像一盏盏小灯笼。奶奶挑最红的摘下来，搁在井水里冰着。吃完午饭，她把西红柿捞出来，切成月牙瓣，码在白瓷盘里，撒一层白糖，再搁回井水中。等午觉醒来，白糖已经化了一半，西红柿汁渗出来，红艳艳的，酸甜味儿直往鼻子里钻。我端起盘子就吃，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。奶奶笑着拿毛巾来擦：“慢点，没人跟你抢。”

大学时认识一个傣族姑娘。有天在食堂说起凉拌西红柿，她瞪大眼睛：“西红柿还要放糖？我们老家拿辣椒拌！”我当时就愣住了。后来试了一下辣椒拌西红柿，酸辣爽脆，居然也不错。你看，同样是夏天，同样是西红柿，有人喜甜，有人爱辣。日子就是这么过的，各有各的滋味。

如今住在城里，随时能在菜市场买到豆腐和西红柿。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豆腐不是盐卤点的，少了那股子柴火香。西红柿硬邦邦的，放几天都不软，切开也没有沙瓤。

前阵子周末，堂妹买了一块老豆腐，又从老家带回来一把小葱。我照着母亲的法子拌了，端上桌。她尝了一口，说：“就是这个味儿。”我又切了两个西红柿，撒上白糖，搁冰箱里镇了半小时。两个人坐在阳台上，电风扇呼呼地转。豆腐清爽，西红柿酸甜。

忽然觉得，夏天也没那么难熬。

茶余饭后

生活的意义不是永远追逐而是心怀希望，过好当下，便是人世间最美的丰年。

蛙声鸣唱

□杨奎

晚饭后，我和家人沿着串场河边散步，晚风掠过河面，飘来草木的气息和淡淡的水汽。此起彼伏的蛙声乘着晚风扑面而来，清亮、鲜活冲淡了我们所有的压抑和疲惫。每每听见这声音，辛弃疾那句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海中。

少时读书，以为那是诗人描绘的优美画卷，以为那不过是一幅常见的夏景图。我远离乡村多年，大学毕业后久居城市，再听蛙鸣，才懂得这声声叫唤，藏着庄稼人最厚重的岁月与期盼。

我就是个在满耳朵蛙声里长大的孩子。童年记忆中的乡村没有夜景，也没有商业气息浓郁的店铺，广袤无边的玉米田地和荒芜的河滩，便是我们整个夏天的世界。田间、河边随处可见蹦跳着的青蛙，天一黑，整片村庄就被层层叠叠的蛙声包裹，热闹又踏实。

庄稼人有一句老话：“蛙声断百日，麦子即登场。”如今之人不懂得这句话的意义，可在那个吃不饱、穿不暖的年代里，它就是人们能够战胜困难的力量所在。

故蛙声既是纯粹的自然之声，也意味着雨水充沛，庄稼长势喜人，预示着一个丰收之年。就是这简单的蛙声，抹去了父母长年累月堆砌在脸上的愁容，使沉寂和贫穷的乡村开始焕发生机与炊烟气息。

蛙声鸣唱的季节，村庄里炊烟袅袅，家家户户都开始筹备夏收，院子里天天能听见磨镰刀的沙沙声，清亮又治愈。小镇上人山人海，村民们添置工具，修补农器。空场碾压备用，麦路清扫加宽，人们翘首等待着丰收的喜悦。

庄稼人靠天吃饭，有个收成就值了。蛙声是一个时代的希望。朴实真切得不能再真切了。

如今置身闹市，耳畔似乎又响起串场河的蛙鸣，心情却已不同。人总是在寻找热闹，但常常内心荒芜，我们习惯了屏幕上的喧嚣，早已忘记了最治愈的声音。

这片蛙声于我而言，早已超越了风景本身，成为我奔波于城乡之间的生命纽带，在疲惫半生后仍有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。

串场河畔的阵阵蛙声不仅勾起我童年的回忆，也无时不在提醒着我：生活的意义不是永远追逐而是心怀希望，过好当下，便是人世间最美的丰年。